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二回 張代巡特提進泮 范方伯交饋資家

當日僧人同道者共至肆中坐下。僧人乃叩問道者曰：「敢問仙翁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」道者答曰：「吾乃四明人氏，姓袁名忠徹。柳莊吾之父也。」僧人見說大驚，忙拜於地曰：「原來是太常翁，聞名久矣！今幸一見，足慰生平之願。吾聞老師在朝，為何至此？」袁忠徹笑而答曰：「汝不知吾父子之事。吾前蒙皇上聖恩，升授為太常卿之職，不願在朝為官，甘乞邀游江湖，以闡明吾父子之術。復蒙聖主恩，著吾馳驛還鄉，隨處遊玩。今吾發放人役，欲玩西湖之景，留連月餘，因到城中，偶然遇汝，亦是有緣。」就問此僧法名，出家何處。僧人答曰：「小僧法名蘭如，賤字古春。俗居富陽，出家徑山寺。自幼慕老師喬梓麻衣之術，權以度日。何幸相逢，真天假其緣也。」

當日古春就在肆中拜袁公為師。坐飲之間，古春細觀袁公，果然丰姿瀟灑，談論風生。二人坐飲多時，古春問曰：「適間所見孩童，果有貴相。未審弟子有何失鑒之處，乞吾師指示。」忠徹笑曰：「汝相不差，此兒真濟世宰輔之器。但惜乎不得善終。」古春忙叩曰：「吾師此相見於何處？」袁公曰：「此子兩目炯炯，倏忽有時朝上，名曰望刀眼。日後為國家必然犯刑，亦其數也。」因歎曰：「忠臣烈士，必不得令終。」又曰：「此子之貌，確肖宋朝文丞相之儀容。」古春見說，以首肯之者數次。復叩問袁公相中秘要，遂邀袁公到寓，再四懇求。袁公見其真誠，遂將心法一一傳與古春。古春後來相術甚高，名聞海內。至今有《袁柳莊父子相書》、《蘭古春歌訣》行世。

于公自從相面之後，心覺欣悅，眼目亦好。明春仍就學讀書。瞬息之間，不覺又過一年，乃是永樂七年。正月初一元旦，家家賀年，其父乃命公往親友家拜節。公乃穿其叔所贈紅圓領，乘一匹駿馬，著一僕隨行。公正騎馬往新宮橋小路衝出，不期巡按從新宮橋大街而來，公一時迴避不及，代巡見是個孩子，喚手下人役勿令驚嚇。又見公容貌端莊，舉止自若，並無畏懼之態，即問曰：「小子何敢衝吾節導？」于公即答曰：「良驥欲上進而難收，正望前程耳。」代巡見其出語不凡，心甚奇異，乃問曰：「觀汝此言，亦是讀書之子。」公答曰：「頗讀書幾行。」巡按曰：「汝既讀書，吾出一對與汝，若對得好時，重賞；如其不能，加罰。」于公即請出題。巡按因見公穿著紅色衣服，遂曰：「紅衣兒騎馬過橋。」公即應聲答曰：「赤帝子斬蛇當道。」

巡按乃大驚異，即問從役是誰家之子。左右有識者稟曰：「此是太平里于主事之孫，于彥昭之子。」巡按奇賞者久之。即命人到具，取銀拾兩，作為讀書之資，仍送提學考試。至歲考時，遂補弟子員。入泮時，當永樂七年。公年方□歲也。

于公蒙按院送考進學，自後只在中讀書。三月間清明節至，公欲回家祭祖，取路投昭慶寺來。聞得三司在寺內飲酒，公乃徐步進寺觀看。有書吏人等認得于公的，皆沸沸言說：「前月巡按送提學考選進學的小秀才，在此觀看。」三司聞得此言，乃問眾吏役。吏役人皆稟說是。三司曰：「快請來見。」眾吏役等一齊來請于公。公昂然過來，相見三司。三司見公俱出位，即叫長揖，不必行禮，于公禮畢。三司見公儀表舉止，盡皆敬重。三司問曰：「小生員就是張代巡送學考取的麼？」公曰：「然。」其時有范方伯就道：「向聞生員才思敏捷，予有一聯口對，敢煩一對何如？」于公即請示題。范方伯乃指佛坐言曰：「三尊大佛，坐獅坐象坐蓮花。」公即對曰：「一介書生，攀鳳攀龍攀桂子。」三司聞對，皆大驚喜，噴噴者數聲。即令吏役攜酒一席，並折席銀三兩，送公回家。公乃辭謝出寺。寺門外有許多軍兵，一見公得賞酒席、禮儀，一齊圍住問曰：「小先生作何文何對，有此厚席禮物？」于公曰：「三司出一對曰：『三尊大佛，坐獅坐象坐蓮花。』吾即對曰：『一伙小軍，偷狗偷雞偷菟菜。』」眾人聞言，知其戲侮，皆大笑，不敢復問。

吏人送公回家。明日即將席儀買辦物品，祭奠祖宗。祭畢，公竟到館中讀書，又不覺八個月矣。時當歲畢，公乃收拾書籍，回見父母。省拜畢，抬起頭來，看見父面有慍色。公即跪下，復問其故。其母劉氏，以歲迫家窘之事言之。公即起慰曰：「父母且請寬心，兒自有措置。」乃別父母，一逕行到布政司來。正值范公坐堂，公即趨見范布政。布政一見公謁，心中甚喜，忙問曰：「生員為何事到此？」公即稟曰：「生員向蒙老大人珍惠，數月在遠處攻書，未及叩謝。近因歲逼回家省親，生員見父母有憂色，知為家寒歲迫，百物無措。不瞞老大人說，雖薪水亦不能給。生員心下皇皇，敢來叩謁大人。聞者大人今年黃歷頗多，欲求數塊貨賣，聊充薪水，供膳二親。乞老大人憐而賜之。」范公聞言，即令書吏取綿紙黃曆數□塊送公。公正欲辭謝而出，范公又曰：「春間昭慶寺中所對，足見賢契奇才。今日予見歷，因思一聯請教。」公即請示題。范公即將黃曆為題目：「二月春分，八月秋分，晝夜不長不短。」于公即對曰：「三年一閏，五年再閏，陰陽無錯無差。」范公見對，極加稱賞，即命庫吏取銀□二兩，送公為薪水之費。公乃辭謝而出，歸家奉養二親。

明歲，仍往湖州讀書。荏苒間，不覺又過三載矣。一日，新提學到任。人傳言，宗師頗立崖岸，甚是嚴肅。于公聞知，急急趕回。適值提學落學，公忙整衣巾進內參見。禮畢，見諸友排立兩旁，默無一語，若有所思。于公心中默忖曰：「人言宗師頗作嚴峻，今日觀之，信不誣也。」提學看見于公，大聲言曰：「此生員何獨來遲？」于公上前稟曰：「生員館湖州，故此來遲。乞宗師情諒。」提學曰：「此事吾已不較。適才吾進學宮，見泮池一小蛇浮游水面，彎曲之形，有類帶草之字，因出一聯與諸生對。出之已久，尚未有人對。汝能對得，即為優等。」于公曰：「請宗師示題。」提學曰：「吾所出者：蛇游水面，斜彎一似草之形。」公不待思索，即對曰：「雁步沙堤，倒寫兩行真個字。」提學與眾友聞對，盡皆欽服。提學即令生員皆要背誦太祖臥碑，著幾個生員背誦，又復掣簽講書。頭一簽，掣著孔宗道講《中庸》「天命之謂性」三節。第二簽，剛掣于公。公見掣著，即上前稟曰：「蒙宗師命諸生講書，不過窗下記熟套幾章，虛應故事。適才蒙宗師已命諸生們背誦太祖臥碑，而我朝太祖之聖訓《大誥》諸篇，正當令諸生們捧誦講習。他日出仕，動導循聖典。望宗師少假片時，待生員宣講了聖誥，以新諸生耳目。」稟畢，公即將前太祖《大誥》首篇，朗朗背誦，大闡洪猷，引諸一切聖典，聲若洪鐘，談如懸河，疊疊不倦，聽者聳然。提學初聞講《大誥》，間亦起身立聽。不意于公闡發奧旨，講論不息，提學自己身體覺倦，乃命止之。公曰：「此聖誥不可中輟。」言罷又講，精神倍增，言言不謁。提學見之，詞色甚溫，謂公曰：「子青年若是英才也，宜自慎重。」遂給紙□刀、筆數帖與公，深加愛敬。諸友亦皆欽羨而退。

挨過年餘，時永樂□二年聖壽節。國初，習儀拜牌，不限定禮生贊禮，亦不拘增廣廩膳，但學中選聲音洪亮者喝禮，時學中遂推于公、孫祐二人贊禮。正拜舞之際，忽然一憲官失蹤傾跌在半邊，于公一見，即大聲喝某官失儀。斯言一出，眾官相顧驚駭。此官回歸，不出理事，恐撫按有說。當日提學亦在，見公喝出，心甚不安。即令人喚公到校，曰：「汝才思雖宏，自宜慎緘。為何把一憲官迅口胡言，憑自己意喝將出來，於學校體面何如？」于公見說，即忙答曰：「生員一見，動觸於中。自古云：『天顏萬里，敬如咫尺。』為臣子事君朝拜，當戰戰兢兢，如臨如在；若其不敬，徒有設拜之儀矣！今承宗師教戒，敢不惟命是從。生員不與為證便了。」提學素奇公才，又見公皆是滿腔事君忠義之言，遂以好言慰之而出。

于公此後，自知豪氣太過，恐人暗擠，遂辭告父母，往姑蘇遊學，帶一僕于康來到蘇州虎丘山。盤桓數日，行過虎丘數□里之程，忽見小橋曲徑、樹木幽靜之處，聞得朗朗讀書之聲。公遂與僕尋徑而進，果然好座山莊，清幽書館。于公看畢，乃曰：「此處幽雅，正是讀書之所。」咳嗽數聲，則見衡門開響，一小童從內出來，問道：「相公何來？」于公曰：「從杭州而來。」小童忙道：「我家相公今早對唐相公說：『昨夢甚佳，今日必有遠客到臨。』如今果然。」于公乃謂小童曰：「煩汝通報一聲。」小童領諾，進不多時，少刻走出兩人，唐巾素服，儒雅超群。不知何人，觀下傳可知也。

